编者按:带着三月缠绵的雨和四月湿润的风,我们走进了激情的五月天。我们从左江和德天瀑布的明媚走来,从花山岩画的深处穿越而来,带着田野花草的清香,带着弄岗放飞的梦想,一路欢歌笑语,把南疆边陲点缀成如诗如画……今年三月底,广西文旅厅、广西民族报社、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联合举办了“诗画广西·走进崇左”采风活动,本期诗会展示部分采风作品以飨读者——

左江之上

包倬(彝族)

世界还保留着洪荒之初的模样
大地之王的争霸战 胜者如山
擎起天空 捕捉闪电 呼风唤雨
败者落草 匍匐在地 做了山水的信徒
恐龙不再醒来 死亡之声如雷
左江向西 竹筏上的西瓯人和骆越人
追随落日 去了月亮的故乡

死者作壁上观 一场战争或者围猎
两千年仍未结束
在花山 我第一次想死
如果能葬于崖洞 如果能做一个蛙人
白天对抗太阳 看生者如江水
碌碌奔忙
夜晚对抗自己 顺便思考
不朽的期限

又见花山

牙韩彰(壮族)

春天的阳光里
我又一次来到花山
花山依然蛙鸣如故
来自遥远的声音
来自遥远的昨日一直鸣响
我因此确信
古老的祖先
从不曾离我远去
你用两千多年的耀眼
顽强地在悬崖深处
凝视我的期盼和留连
当你曼妙的眼神
洒向明江两岸
那一片片
开始冒出新芽的玉米地
就像祖先慈祥的抚摸
让大地再次青春勃发
我不再犹豫不决
一定要用望断千年的歌声
呼唤你再现于花山岩上
曾经
那根曲线做成的小船
是那样轻盈那样沉重
承载着我们
越过明江的所有风景
为什么
两千多年了
你还是如此久久留连
留连这片深红色的悬崖
留连悬崖之下
这一块块
深红色的土地

花山·母亲

黄鹏(壮族)

那个女人
用2500多年持续孕育
定义人类的绵延
定格生命的深刻
用隆起的腹部
包涵人类灵魂
涵养历史与现实的血脉

赭红,作为血液颜色
鲜艳并夺目着
画面以大大小小的形象和
各种神态,构成家族
和民族的生活内涵

日升月落
光阴改变着事物的容颜
只有这生命的颜色
保持亮丽

二

连绵起伏的青翠
隐藏骆越祖先的微笑

也隐藏母亲的微笑
母亲来过这个人间
并生育九个儿女
几年前她踏月升空
化入了苍穹
此刻,在花山
对着岩画里的那个孕妇
我喊了声母亲

大风凭空而来
江潮刹那激涌
大雨不期而至

三

那支歌谣
在岩画里收起尾音
尾音的分贝
恰如心跳的律动

田园里,耕作的夫妻
犹如一个和音
连着岩画和土地
协调背后、眼前和前方

他们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
进入我的诗歌
成为花山的新故事

左江边上的舞者

石朝雄(壮族)

阳光是火焰
弯月是刀剑
滔滔左江水,是婉转流动乐章
一群执着的舞者
在水之滨翩翩起舞了几千年

鸟语在旁白
蛙鸣在伴唱
血色木棉红,是信仰不褪的颜色
一群虔诚的舞者
在邕菜之隅为万代子民祈福

远古的洪魔水兽冲不走舞者
暴戾的雷霆霹雳打不垮舞者
曾经的炮火硝烟毁不了舞者
赭色的舞姿依然踮踮在
巍然耸立的悬崖峭壁之上

听吧——舞者粗犷的舞步
依然铿锵于江畔
雄浑激越的铜鼓声
依然在崖谷之间回荡
看吧——舞者护佑的土地上
青纱万顷,牛肥马壮
舞者的子嗣后裔
在先人曾经刀耕火种的原野
接续耕耘,播种希望
蛮荒时代孕育的思想
穿越而来
与现代文明交汇融合
舞动出华夏源源不竭的力量

边关红向北

又见(壮族)

在左江边上,大新县
再偏远的村落
家家户户房顶都飘着五星红旗
屋里都供奉着伟人像
逢年过节的时候
壮族人都很习惯这样
在伟人面前点亮蜡烛
让火红的光永远亮着
像一颗颗燃烧不熄的心

那天我走进民兵营农营长的家
他从祖上沿袭下来的意志
有法卡山一样的厚重而挺拔
有李延年一样的身世和传奇
有千万万边民一样不褪色的心
他把所有电灯的开关打开
又小心翼翼地

划了一根火柴
让伟人脸庞的神采
明烛天南

然后,斟满五杯苞谷酒
面向伟人,双手合十
内心一遍遍默念着什么
我也禁不住一起默念
尽管不清楚其中的词
但打心里都明白
那份感恩
那份愿景
那壮家人最质朴的心

就让我们默念和祝福
从这里出发,如红旗招展
纷纷扬扬,越过屋顶
飞向,飞向
向北的国土

与鸟共鸣

——游龙州陇亨观鸟基地有感
丘文桥

与谁,和谁,鸟鸣声声
赞美左江的诗歌随时待命
我的欢乐如此执着而且辽阔
身边的人们知道我内心的幸福
我也不打算收敛我的快乐
请把我的诗歌拆开
我将会举起酒杯让百鸟交集的
翅膀的痕迹
映衬自平江以来的惊叹
深呼吸
这没留脚印的弄岗的山坡
这温驯的风携着叫不出名字的鸟
这长了翅膀的笑声
这渗透进鸟坑里的抓拍的身影
依稀又见夜饮的沉静流淌
宽恕那些惊叹抑或嫉妒,允许灵魂
热烈、逆光的勇气
用花的话语、用鸟的语言甚至用奢侈
的隐喻
宣示共鸣的意义
让这些意义折射幸福的光芒

在春天空地

韦佐(壮族)

三月探入陇亨屯的弄场小道
鸟鸣般宛转、缠绕
车行其间
沿路都是春天超载的报导

三角梅爆红,像美丽的愤怒
芋婆一地粉色雪花
仿佛北方曾经到此温存小住
木棉花侧身而渐渐熄火
雨雾悬疑
像要掩饰春天失守的消息

千万年前,群山在此聚义
功成身退而后
腾出空地
用来安顿山神、草木
白头叶猴、弄岗穗鹛
接下来是玉米地、果树、甘蔗林
最后才是依依柳色和青青客舍

在陇亨屯,足让身心沦陷的
是一百种鸟鸣
和鸟鸣淹没过后,满山寂静

花山歌

牛依河(壮族)

游船开进明江的美景画卷
随着河流迂回折转
两岸青山多秀奇
我再次来到此处水湾,听流水唱歌
我抬头仰望,一群人在绝壁上舞蹈
那是骆越先人留下的远古的样子——

花山,作为石头
在千年的风雨中一动不动
而那些跳蛙舞的人,腰间佩长刀短剑
的人
那些敲鼓的人,狩猎的人,祭祀的人
那么多年了,却一刻不停,在静止的
石头上
为丰收,为神明,为祈愿美好生活
进行一场永不落幕的舞蹈

此刻,山下流水越发清澈,岸上的一

棵木棉
向花山崖壁伸过去一树火红的花枝
与岩画上那些全身涂满赭红的人
与我身体里的血色
呼应

浮在明江上读雾

徐仁海

一个没有太阳的春日
我浮在明江上读雾
蓝蓝的江水任性
在山山岭岭之下之间
绸带般飘舞
小船随意浮在江面慢行
我站在船板上
细细读雾
时慢时快飘动的雾
很薄很薄但永远不会透明
凭天底下最锐利的目光
甚至变成两羽利箭
也无法穿透
江水从雾中来又流进雾中去
两千五百年甚至更久的来来去去中
几多神秘沉积江底
成为无法打捞的谜
地球上或许唯有我浮在江面读雾
哲思随江水向西而流
一条向西流淌的江
生命的骨子里就充满神秘
神秘的江水向西而流
养育了壮族先民和骆越后裔
养育了彪悍的广西狼兵
这条向西流的江水啊你穿越历史
我的目光却无法穿透你
一如我的目光穿不透江面上的雾
我真的读不懂这条从十万大山发源的
江流
为什么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注定向西
而流
一如我读不懂江两岸刀削一般的峭
壁上
历经两千五百年风吹日晒雨打
依然不褪色的花山壁画
在如此高峭的绝壁上绘画
脚下是滔滔江水抬首是千刀绝壁
任何解释与说明都难圆其说
这或许就是壮族先民的智慧
那一幅幅画里的红线条
构图的意蕴、象征、启示
是世界文化遗产注定的神秘?
我们是否割断恒定的思维
它是否与今天有
某种脐带血的关联?
或者与现代广西有一种必然的预示?

德天瀑布

农秀红(壮族)

瀑布为界,归春河为界
我们的德天瀑布,那边叫板约
板上钉钉约定,界河两岸都是爱国山
中国的山指定朝向中国

跨国的瀑布张开气象万千的翅膀
水连着水,永远自上而下倾诉
兄弟般站立穿透光阴无数
最自由飞翔掠过震撼人心的征服

这么近,那么远,不尽的江山画图
飞流直下,磅礴力量释放
翻越世间的山路,只为抵达柔软的心
水瀑说出了真相,又一次次重复

回到这里,我的生命在流向你

而时间滴着水停不下来
想起多年前那个满天繁星的夜晚
我们相对青春,笑声清澈

国境线上的春天万物复苏
唯有深情触及蒙蒙雨雾
近午时,一群风在走
人间的光勾勒山峦

甜蜜故乡

农芝(壮族)

天上的神仙打了个盹
打翻祭台上的琼浆
落入人间
生成宁明这片热土,从此
南疆边陲有了一个甜蜜之乡

左江自东向西流淌
带走不计其数的白天和黑夜
巍巍的群山
业已在此伫立数千年
山崖上,血一样鲜红的图腾
诉说着远去的历史和文明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鸟鸣悠悠
一代又一代的先人
和山水一同老去
又在山水间找到永恒

顺着众人手指的方向
我不断地回望,再回望
花山脚下,明江河畔
我听见历史的回响
听见光阴的歌唱
听见老屋的呢喃
它们这样唱着:
这里是故乡
这里是世界共有的文化遗产

花山与木棉

春秋(壮族)

因为靠近
所以相知深刻
因为相拥
所以感受深沉

因为血脉相连
所以血色一致
因为心灵相通
所以目光相融

花山的古老
衬托木棉的年轻
木棉的娇艳
凸显花山的雄伟

就这样相伴相随
就这样相抱相拥
让时光再过千年
人间再有,爱的经典